

聆听大师
季羨林系列



季羨林

自传

季羨林
著

当代中国出版社
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





聆听大师
季羨林系列

季羨林
自传

季羨林
著

当代中国出版社
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季羨林自传 / 季羨林著. — 北京 : 当代中国出版社, 2016. 5

ISBN 978-7-5154-0685-5

I. ①季… II. ①季… III. ①季羨林(1911~2009) — 自传 IV. ①K825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87710 号

出 版 人 曹宏举
策划编辑 王延新
责任编辑 王延新 隋 丹
责任校对 康 莹
装帧设计 姚 洁
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
网 址 <http://www.ddzg.net> 邮箱: ddzgcbs@sina.com
邮政编码 100009
编 辑 部 (010)66572264 66572154 66572132 66572180
市 场 部 (010)66572281 或 66572155/56/57/58/59 转
印 刷 北京润田金辉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16.5 印张 1 插页 327 千字
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58.00 元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;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拨打(010)66572159 转出版部。

目录

第一章 我的童年 / 1

我出生以后，家境仍然是异常艰苦。一年吃白面的次数有限，平常只能吃红高粱面饼；没有钱买盐，把盐碱地上的土扫起来，在锅里煮水，腌咸菜；什么香油，根本见不到。一年到底，就吃这种咸菜。

最穷的村中最穷的家 / 1

父辈们 / 2

每天最高的享受 / 3

开始认字 / 4

离开故乡 / 5

第二章 小学记忆 / 7

还有一件小事，就是滚铁圈。我一闭眼，仿佛就能看到一个八岁的孩子，用一根前面弯成钩的铁条，推着一个铁圈，在升官街上从东向西飞跑，耳中仿佛还能听到铁圈在青石板路上滚动的声音。这就是我自己。

进入一师附小 / 7

做过一次生意 / 9

转入新育小学 / 10
新育小学的校舍 / 11
新育小学的教员和职员 / 13
在新育小学学习的一般情况 / 15
看捆猪 / 18
看杀人 / 20
九月九庙会 / 23
看戏 / 24
学英文 / 25
国文竞赛 / 26
第一次“造反” / 27
偷看小说 / 29
蚂蚱进城 / 30
想念母亲 / 32

第三章 中学时光 / 34

我当时并不喜欢念书。我对课堂和老师的重视远远比不上我对蛤蟆和虾的兴趣。每次考试，好了可以考到甲等三四名，坏了就只能考到乙等前几名，在班上总还是高才生。其实我根本不计较这些东西。

进入正谊中学 / 34
我的几个老师 / 37
考入北园高中 / 43
在北园高中的生活和学习 / 55
在济南高中 / 62
荣誉感继续作美 / 66
要革命 / 67
上国文课 / 68
毕业旅行筹款晚会 / 71

第四章 清华学子 / 74

我在清华四年，有两门课对我影响最大：一门是旁听而又因时间冲突没能听全的历史系陈寅恪先生的“佛经翻译文学”，一门是中文系朱光潜先生的“文艺心理学”，是一门选修课。这两门不属于西洋文学系的课程，我可万没有想到会对我终生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，绝非本系的任何课程所能相比于万一。

报考邮政局 / 74

考入清华大学 / 75

在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 / 77

对我影响最大的两门课程 / 87

第五章 教书谋生 / 89

回济南后，在我的母校——济南高中当国文教员。当我走进学校大门的时候，我的心情是复杂的。可以说是一则以喜，一则以惧。喜的是我终于抓到了一个饭碗，这简直是绝处逢生；惧的是我比较熟悉的那一套东西现在用不上了，现在要往脑袋里装屈原、李白和杜甫。

回母校当国文教员 / 89

小小一招 / 91

又长了一番见识 / 93

“拿到了没有？” / 93

第六章 去国途中 / 95

我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，酸、甜、苦、辣，搅和在一起，但是绝没有像调和鸡尾酒那样美妙。我充满

了渴望，而又忐忑不安，有时候想得很美，有时候又忧心忡忡，在各种思想矛盾中，迎接我生平的第一次大抉择、大冒险。

天赐良机 / 95

在“满洲”车上 / 101

在哈尔滨 / 104

过西伯利亚 / 109

在莫斯科 / 114

第七章 德国十年 / 119

终于又来到哥廷根了。这以后，在不安定的漂泊生活里会有一段比较长一点的安定的生活。我平常是喜欢做梦的，而且我还自己把梦涂上种种的彩色。最初我做到德国来的梦，德国是我的天堂，是我的理想国。

初抵柏林 / 119

哥廷根 / 130

道路终于找到了 / 132

怀念母亲 / 140

两年生活 / 143

章用一家 / 147

汉学研究所 / 153

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/ 156

完成学业，尝试回国 / 159

大轰炸 / 167

在饥饿地狱中 / 171

山中逸趣 / 175

烽火连八岁，家书抵亿金 / 179

德国的老师们 / 183

学习吐火罗文 / 191

女房东 / 197

反希特勒的人们 / 204

伯恩克 (Boehncke) 一家 / 207

迈耶 (Meyer) 一家 / 210

纳粹的末日——美国兵进城 / 213

盟国 / 222

优胜记略 / 224

留在德国的中国人 / 226

别哥廷根 / 231

第八章 滞留欧洲 / 238

我在这里生平第一次见海。我常嘲笑自己：一个生在山东半岛上、留洋十年而没有见过海的人，我恐怕是独一份儿了。现在我终于洗刷掉这个嘲笑，心里异常兴奋。而大海那种波涛汹涌、浑茫无际的形象，确使我振奋不已。

赴瑞士 / 238

在弗里堡 (Fribourg) / 241

同使馆的斗争 / 250

从瑞士到法国马赛 / 254

第九章 游子归途 / 257

上海，这真是中国地方了。自己去国十一年，以前自己还想象再见祖国时的心情。现在真正地见

了，但觉得异常陌生，一点温热的感觉都没有。难道是自己变了么？还是祖国变了呢？

船上生活 / 257

在西贡 / 262

回到祖国的怀抱 / 267

第十章 在北京大学（1946 ~ 1948） / 274

当时的东方语言文学系，教员不过五人，学生人数更少。如果召开全系大会的话，在我那只有十几平方米的系主任办公室里就绰绰有余。我开了一班梵文，学生只有三人。其余的蒙文、藏文和阿拉伯文，一个学生也没有。

思想斗争 / 276

终于找到了学术上的出路 / 278

出路的表现 / 282

出路主流中的一个小漩涡——《浮屠与佛》 / 288

第十一章 在北京大学（1949 ~ 1965） / 290

我作为一系之长，一度成为一部分学生攻击的对象，甚至出现了几次紧急的场面。幸而教育部一位副部长亲自参加了处理工作，并派一位司长天天来北大，同我一起面对学生，事情才终于得到了妥善的解决。我也就算是过了关，从此成了“逍遥派”。

眼前充满光明 / 290

陷入会议的漩涡 / 292

批判的狂潮汹涌澎湃 / 295

1950 年至 1956 年的学术研究 / 300

政治运动 / 302

1957 年至 1965 年的学术研究 / 305

第十二章 在北京大学 (1966 ~ 1977) / 308

在牛棚里已经待了一段时间。自己脑筋越来越糊涂，心情越来越麻木。这个地方，不是地狱，胜似地狱；自己不是饿鬼，胜似饿鬼。如果还有感觉的话，我的自我感觉是：非人非鬼，亦人亦鬼。别人看自己是这样，自己看自己也是这样。

从社教运动谈起 / 308

1966 年 6 月 4 日 / 312

对号入座 / 323

快活半年 / 329

自己跳出来 / 339

抄家 / 351

在“自绝于人民”的边缘 / 362

千钧一发 / 373

劳改的初级阶段 / 383

大批斗 / 396

太平庄 / 405

自己亲手搭起牛棚 / 412

牛棚生活 / 417

牛棚转移 / 459

半解放 / 466

在延庆新华营 / 470

完全解放 / 472

翻译《罗摩衍那》 / 473

一个小插曲 / 475

一幕闹剧 / 477

恢复组织生活 / 480

第十三章 在北京大学 (1978 ~ 1993) / 482

在这样优越的政治大气候中，我的学术研究工作能够比较顺利地进行了。从1978年一直到今天的20年中，我的研究成果在量和质两个方面都远远超过这以前的四五十年。

政治环境 / 482

我这一阶段的学术研究 / 483

第十四章 耄耋之年 / 488

像我这样的老知识分子，差不多就是文不如司书生，武不如救火兵。手中可以耍的只有一支笔杆子。我舞笔弄墨已有70多年的历史了，虽然不能说一点儿东西也没有舞弄出来，但毕竟不能算多。我现在自认还有力量舞弄下去。我怎能放弃这个机会呢？

死的浮想 / 488

辞“国学大师” / 490

辞“学界（术）泰斗” / 492

辞“国宝” / 492

“夫子自道” / 494

对未来的悬思 / 502

难得糊涂 / 504

我不能封笔 / 506

附录 季羨林年谱 / 508

第一章 我的童年

我出生以后，家境仍然是异常艰苦。一年吃白面的次数有限，平常只能吃红高粱面饼；没有钱买盐，把盐碱地上的土扫起来，在锅里煮水，腌咸菜；什么香油，根本见不到。一年到底，就吃这种咸菜。

最穷的村中最穷的家

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来，眼前没有红，没有绿，是一片灰黄。

20 世纪初期的中国，刚刚推翻了清朝的统治，神州大地，一片混乱，一片黑暗。我最早的关于政治的回忆，就是“朝廷”二字。当时的乡下人管当皇帝叫坐朝廷，于是“朝廷”二字就成了皇帝的别名。我总以为朝廷这种东西似乎不是人，而是有极大权力的玩意儿。乡下人一提到它，好像都肃然起敬，

我当然更是如此。总之，当时皇威犹在，旧习未除，是大清帝国的继续，毫无万象更新之象。

我就是在这新旧交替的时刻，于1911年8月6日，生于山东省清平县（现改临清市）的一个小村庄——官庄。当时中国的经济形势是南方富而山东（也包括北方其他省份）穷。专就山东论，是东部富而西部穷。我们县在山东西部又是最穷的县，我们村在穷县中是最穷的村，而我们家在全村中又是最穷的家。

父辈们

我们家据说并不是一向如此。在我诞生前似乎也曾有过比较好的日子。可是我降生时祖父、祖母都已去世。我父亲的亲兄弟共有三人，最小的一个（大排行是第十一）送给了别人，改了姓。我父亲同另外的一个弟弟（九叔）孤苦伶仃，相依为命。房无一间，地无一垄，两个无父无母的孤儿，活下去是什么滋味，活着是多么困难，概可想见。他们的堂伯父是一个举人，是方圆几十里最有学问的人物，做官做到一个什么县的教谕，也算是最大的官。他曾养育过我父亲和叔父，据说待他们很不错。可是家庭大，人多是非多。他们俩有几次饿得到枣林里去捡落到地上的干枣充饥。最后还是被迫弃家（其实已经没了家）出走，兄弟俩逃到济南去谋生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我自己“跳出来”反对那一位臭名昭著的“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”的作者，惹得她大发雌威，两次派人到我老家官庄去调查，一

心一意要把我“打成”地主。老家的人告诉那几个“革命”小将，说如果开诉苦大会，季羨林是官庄的第一名诉苦者，他连贫农都不够。

我父亲和叔父到了济南以后，人地生疏，拉过洋车，扛过大件，当过警察，卖过苦力。叔父最终站住了脚。于是兄弟俩一商量，让我父亲回老家，叔父一个人留在济南挣钱，寄钱回家，供我的父亲过日子。

每天最高的享受

我出生以后，家境仍然是异常艰苦。一年吃白面的次数有限，平常只能吃红高粱面饼；没有钱买盐，把盐碱地上的土扫起来，在锅里煮水，腌咸菜；什么香油，根本见不到。一年到底，就吃这种咸菜。举人的太太，我管她叫奶奶，她很喜欢我。我三四岁的时候，每天一睁眼，抬腿就往村里跑（我们家在村外），跑到奶奶跟前，只见她把手一卷，卷到肥大的袖子里面，手再伸出来的时候，就会有半个白面馒头拿在手中，递给我。我吃起来，仿佛是龙胆凤髓一般，我不知道天下还有比白面馒头更好吃的东西。这白面馒头是她的两个儿子（每家有几十亩地）特别孝敬她的。她喜欢我这个孙子，每天总省下半个，留给我吃。在长达几年的时间内，这是我每天最高的享受，最大的愉快。

大概到了四五岁的时候，对门住的宁大婶和宁大姑，每到夏秋收割庄稼的时候，总带我走出去老远到别人割过的地里

去拾麦子或者豆子、谷子。一天辛勤之余，可以捡到一小篮麦穗或者谷穗。晚上回家，把篮子递给母亲，看样子她是非常喜欢的。有一年夏天，大概我拾的麦子比较多，她把麦粒磨成面粉，贴了一锅死面饼子。我大概是吃出味道来了，吃完了饭后，我又偷了一块吃，让母亲看到了，赶着我要打。我当时是赤条条浑身一丝不挂，我逃到房后，往水坑里一跳。母亲没有法子下来捉我，我就站在水中把剩下的白面饼子尽情地享受了。

现在写这些事情还有什么意义呢？这些芝麻绿豆般的小事是不折不扣的身边琐事，使我终生受用不尽。它有时候能激励我前进，有时候能鼓舞我振作。我一直到今天对日常生活要求不高，对吃喝从不计较，难道同我小时候的这一些经历没有关系吗？我看到一些独生子女的父母那样溺爱子女，也颇不以为然。儿童是祖国的花朵，花朵当然要爱护；但爱护要得法，否则无异于坑害子女。

开始认字

不记得是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学着认字，大概也总在四岁到六岁之间。我的老师是马景功先生。现在我无论如何也记不起有什么类似私塾之类的场所，也记不起有什么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之类的书籍。我那个家徒四壁的家就没有一本书，连带字的什么纸条子也没有见过。反正我总是认了几个字，否则哪里来的老师呢？马景功先生的存在是不能怀疑的。

虽然没有私塾，但是小伙伴是有的。我记得最清楚的有两个：一个叫杨狗，我前几年回家，才知道他的大名，他一字不识；另一个叫哑巴小（意思是哑巴的儿子），我到现在也没有弄清楚他姓甚名谁。我们三个天天在一起玩儿水，打枣，捉知了，摸虾，不见不散，一天也不间断。后来听说哑巴小当了山大王，练就了一身蹿房越脊的惊人本领，能用手指抓住大庙的椽子，浑身悬空，围绕大殿走一周。有一次他被捉住，是十冬腊月，赤身露体，浇上凉水，被捆起来，倒挂一夜，仍然能活着。据说他从来不到官庄来作案，“兔子不吃窝边草”，这是绿林英雄的义气。后来他终于被捉杀掉。我每次想到这样一个光着屁股游玩的小伙伴竟成为这样一个“英雄”，就颇有骄傲之意。

离开故乡

在故乡只待了六年，我能回忆起来的事情还多得很，但是我不想再写下去了。已经到了同我那一个一片灰黄的故乡告别的时候了。

我六岁那一年，是在春节前夕，公历可能已经是 1917 年，我离开父母，离开故乡。是叔父把我接到济南去的。叔父此时大概日子已经可以了，他兄弟俩只有我一个男孩子，想把我培养成人，将来能光大门楣，只有到济南去一条路。这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关键的一个转折点，否则我今天仍然会在故乡种地（如果我能活着的话），这当然算是一件好事。但是好事

也会有成为坏事的时候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间，我曾想到：如果我叔父不把我从故乡接到济南的话，我总能过一个浑浑噩噩但却舒舒服服的日子，哪能被“革命家”打倒在地，身上踏上一千只脚还要永世不得翻身呢？呜呼，世事多变，人生易老，真叫做没有法子！

到了济南以后，过了一段难过的日子。一个六七岁的孩子离开母亲，他心里会是什么滋味，非有亲身经历者，实难体会。我曾有几次从梦里哭着醒来。尽管此时不但能吃上白面馒头，而且还能吃上肉，但是我宁愿再啃红高粱饼子就苦咸菜。这种愿望当然只是一个幻想。我毫无办法，久而久之，也就习以为常了。

叔父望子成龙，对我的教育十分关心。先安排我在一个私塾里学习。老师是一个白胡子老头儿，面色严峻，令人见而生畏。每天入学，先向孔子牌位行礼，然后才是“赵钱孙李”。

.....